

《我們的文字》 如沙裡淘金般對中國文字「察言觀色」

語言是思想的外殼，文字是文明的載體。從楊一鐸的《文字的奧秘》，到王元鹿的《漢字中的符號之美》，再到蔣勳的《漢字書法之美》，抑或是由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編寫的這本《我們的文字》（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）……不少學者、研究機構對有關文字研究、文字討論、文字文化出版的勃興，顯然成了當下社會文化生活的一道奇異的風景線。

文：潘啓雯

眾所周知，「文化記憶理論」最早是由德國學者揚·阿斯曼提出的。文化記憶是指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集體記憶力，通常是一個社會群體共同擁有的過去。譬如，法國作家都德的《最後一課》曾讓人們深刻地認識到：語言文字承載着一個民族的歷史與文化，是喚醒民族意識、增強愛國意識的有力武器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文字的出現，不僅打破了時間、空間對人的局限，更是使人類在生產生活過程中獲得知識、經驗教訓及思想觀念，並在不同的時代、不同的地域進行交流和傳播。而囊括了30餘種民族文字的起源演變、60餘個非遺項目的現狀、300餘幅國家圖書館珍藏圖片的《我們的

文字》，無疑是對中國文字流變歷程的一種獨特「察言觀色」。

追尋漢字起源

任何一種文化，只要它的文化記憶還在發揮作用，就可以得到持續發展。相反，文化記憶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化主體性的消亡。文字是文化記憶傳承的重要手段，漢字則是中華文化記憶的重要媒介。《我們的文字》的第二章「中國文字大視野（上）」參考了歷代典籍文獻、神話傳說、古文字以考古學成果對漢字的起源及其與漢民族、中國文化的緊密關係作了論述，以彰顯漢字的文化學意義。而在對中國漢字流變進行梳理的過程發現：漢字不僅僅是一種記錄語言的工具，它還是一種記錄思想、觀念與文化的符號。換言之，漢字不僅承載着民族思維，還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現象、文化觀念、文化特徵，進而可以找到中國文化形成與發展的脈絡。

歷史是一條奔流不息的河——這條河流經之處，一些東西會被裹挾而去，一些溪流可能會乾涸。在中國歷史上，一些活躍一



時的民族不見了，其語言、文字也隨之消失了。英國籍著名哲學家路德維希·維特根斯坦曾說：「早期的文化將變成一堆瓦礫，最後變成一堆灰土，但精神將縈繞着灰土。」漫步於歷史的斷牆殘垣中，不時地撿起那些被遺棄的刻有文字的碎瓦，腦海中突然浮現古代民族戰火紛飛、飽經風霜的歷史長卷。突厥文、回鶻文、察合台文、于闐文、八思巴文、西夏文等文字，雖然現在沒有多少人能辨認，但是用這些文字記載下來的歷史文化，同樣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，值得人們去珍視和反覆研究。

文字傳承文化

由此，如果愛我們的民族，就要愛我們民族的文字和語言。各個少數民族的文字，儘管誕生時間不一、形態多樣，都對其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傳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換言之，56個民族，約30種文字，共同組成了中國的文字大家庭，並早已共同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血液當中，就像音樂之於奧地利、足球之於巴西一樣不可分

割。文字，傳承着文明；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着文字。《我們的文字》第八章專門列舉了「與文字相關的國家級非遺項目及部分省級非遺項目」。據統計，現在國家級非遺項目才47項，代表性傳承人只有88位，其中9位已仙逝；省級非遺項目只有15項，代表性傳承人只有39位，其中1位已經仙逝。雖說傳承人的人數在不斷地減少，但有這些人的努力和傳承，各個少數民族的文字和語言的魅力，就會如同生命的流水，川流不息。

「蓋文字者，經藝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後，後人所以識古。」東漢文字學家許慎《說文解字·敘》中的這句話，不僅道出了文字傳承文化的功績，也道出了文字超時空的作用。事實上，中華民族偉大的過去、屈辱的近代，輝煌的當下和未來，不正是用「我們的文字」來記錄和承載的嗎？也許，在一些文化學者眼裡，這本《我們的文字》的大部分文字可能都是泥沙。但正是這些泥沙包含着金子，而閱讀的真諦往往就是沙裡淘金。

文：韓浩月

書評

《萬物的簽名》：一部具有植物品性的魅力小說

上帝在創造萬物的時候會留下隱秘的信息，這些信息被視為上帝的簽名，這是美國作家伊麗莎白·吉爾伯特新書《萬物的簽名》的書名由來，如果用一句話介紹這本書，可以這麼說，一位偉大的女科學家，對植物的生命密碼瞭若指掌，但卻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困惑終生，她——無法知道上帝在人心之間，留下了什麼樣的簽名。

這本書擁有不少有關植物的專業知識，而且也有大段關於植物與哲學、宗教的論述，但這些內容在書中所佔比例絲毫不會影響到故事的可讀性，這是一本純粹的小說，而非藉着小說名義強化閱讀快感的科普讀物。作者搜集如此眾多且權威的植物知識，是為了讓本書更有趣，當讀者被人物情感打動的時候，會忍不住關注那些貌似專業的信息，並且在這些信息中得到妥帖的安慰——如同本書主角阿爾瑪一樣，每當她遭受一次生命力遇到的最大挫折，都會